

汪道昆記述其親人(二)

《太函集》〈先淑人狀〉、〈先府君狀〉、〈家大夫述〉點讀

邱仲麟

〈先淑人狀〉¹

萬曆六年秋八月乙巳，母淑人以天年終，越三日戊申，始成服。帷以內，不孝道昆帥介子道貫，冢婦蔣帥介婦蔣，各就左右次，諸孫、諸婦各次之，諸子諸婦次之，功總又次之，門內袒免。若門外宗老，負東牆；諸妾婦，負西牆。家大人位靈几，東南鄉；叔父位家大人左，西鄉。帷以外，親黨北鄉西上，叔舅首焉，次者吳氏叔，次吳氏兄，又其次則羅兩甥也。男女僕各百餘曹，蒲伏堂下，各就次，交相吊，各盡哀。家大人泣而語道昆：「孺子，毋噉噉爲也，淑人業已在殯，論定恒于斯，異日者將請于朝，待命而終大事，其必謁諸名世作者，爲傳爲碑爲志爲銘，庶幾有當於一言，母且不朽。第陳其概，而後可以藉手，孺子圖之。」

不孝仰天擗地而號：「兒未獲死所耳。淑人故病肺，每秋至，病甚，輒眯而謔。及不孝得請歸養三年，淑人幸無恙。是春，始手戰唇嚙，不孝以爲憂。人謂里中長老，往往有之，天年未艾也。夏四月，不孝昆弟皆病脾，于時臥病郊關凡五閱月，日遣豎子問淑人安否，然必曰安；問淑人起居，曰彊飯，曰神益王，曰顏色益腴，曰舖曾孫，曰佐主人翁課租入。比涼風至，昆弟請期而歸，家大人戒勿來，俟病良已時，不孝猶咯血且瘍于要，卒歸如期，則淑人寢疾三日矣。豎子夙受淑人戒，匿不聞。至則淑人猶彊起盥櫛，坐房中。不孝既覲淑人，胡爲乎母有病色且深也？淑人自言食味中肺，乘秋則不勝以爲常。既而淑人察不孝瘠甚，骨崖然若翁，涕泣而私語家大人：『兒何驟至此？』質明病益，即良醫禁方，遞至遞進，卒無功。天乎！天乎！病何由深，則不孝深之耳。不孝之罪滋大。獨大人在，不能從母黃泉，將哭踊之不遑，又惡能爲是纒纒狀也。」

叔舅起曰：「淑人姊在室，字知之。天不造胡，伯父珙蚤歿，伯母汪年二十七寡，惟是淑人姊始孩，伯母襁淑人姊而矢之：『是呱呱者即女雛，他日可當吾室，既得封司馬，輒許之盟。』淑人姊方待年，志行恂恂如長者。年十六既醮而歸寧，諸姊妹皆自閭右歸，競膏沐，淑人姊持裝如故，終不爲冶容。伯母以完節終，淑人姊立吾弟宥以後伯父，躬視襄事，且爲伯母喪三年。人曰母故，以當室期之，亡于禮而禮也。兩家相距僅五百步，淑人姊後伯母死幾五十年，即以富貴終身，未嘗再至吾里。往伯父祔大父而葬，伯母異丘，司馬甥既白所部，表伯母閭，請遷合葬。淑人姊不可：『若母以吾父母而干吾大父母懼，將爲胡氏子孫憂。』乃令省封樹，歲時爲伯父

¹ 汪道昆，《太函集》（萬曆刻本），卷44，頁1a-6b。

母奉烝嘗，五十年如一日也。」家大人曰：「信。」

吳氏叔起曰：「淑人嫂善爲潛淑人姑婦，謹知之，贈司馬公有丈夫子二人，而封司馬嫡也。淑人姑視淑人嫂如視封司馬，而淑人嫂婉婉母事淑人姑有加。贈司馬公居家不假貸，蚤起，淑人嫂仲嫂肅拜而朝，即迫期不及掃髻。淑人姑心竊喜：『吾始以爲孤女驕矣，顧獨能任新婦勞。』淑人任姑季年肺病甚，淑人嫂佐封司馬侍臥起，蓋餘十年不少衰，乃今就輿阼。歲時爲淑人姑烝嘗，三十年如一日也。」家大人曰：「信。」

吳氏兄起曰：「橋有姑爲淑人，叔妯蓋與淑人同歸。姑庶而介，其始不能下淑人，而淑人由由然以身下姑，語無間。其後十年，姑亡而杜繼也，視杜如姑。其後三十年杜亡而莊繼也，視莊如杜，視妯之子女若庶子，壹如其子，諸子女壹切以母視淑人，蓋迄今如一日也。」家大人東顧叔父曰：「信。」

帷之右諸母起曰：「固也。往吾曹同黨者二十有一人，則皆門內親也。淑人之視諸伯叔妯，猶兄弟也；視伯叔妯之子，猶子婦也。邇者，淑人春秋高，不問錢穀，諸子婦即告即甚，則徹夜奉貸之，脫不充，往往出橐中裝資劑。其償其否，即子舍不及聞。吾黨雅言淑人之組紉繰帛，夫人能也；祭祀燕饗，夫人能也；即讀書好禮，夫人能也。至其慈惠長厚，一稟於肫肫，蓋楝內無兩矣。乃今二十一人者，寥寥漸滅，不者惟是二三嫠人，而淑人巋然獨存，爲吾黨祭酒。今已矣，謂吾黨何？」家大人首應之。

諸子期功以下，籍諸生者立帷東宣言曰：「里中文武起家，則伯氏嚆矢。始在外傳，伯父方事周遊，惟茲歲幣月脩，咸淑人之自出。及伯父溺方士，不問家，伯氏始入官，非稱貸不給，其操志故潔，終不以不給而弛斤斤。伯母饗之，即粟帛猶膏粱文繡也。久之，歲入稍益，時而羨餘，伯母居其贏，不自有也。聞人之詘，不啻傾橐辦給之，比于終身，竟垂橐耳。年四十乳仲氏，愛尤甚焉。至其食之教之，視伯氏等。仲明敏不減伯氏，顧孱弱不任勞，伯父程督之嚴，何出而兄左也。淑人謂：『而家先世之澤，洩于而兄，而小子即彊健不廢，采薪藉第，令舉子男，不廢支祀，而小子足矣，惡用爲是措措，殫餘力以希儻來。』及伯氏以左司馬上程書，則移任子授仲，淑人聞之而後喜，可知矣。人言伯仲競爽，淑人樹之，有開必先，皆是物也。」家大人曰：「信。」

諸婦立帷右，泣相語曰：「伯不幸而三納婦，淑人三宜之。始納淑人吳，七月而以病瘵死。繼吳，不勝中饋。淑人久而安吳。及吳生女，踰月喪京師，淑人躬自女之也，且曰：『息婦歸吾子十年，惟此耳，無寧以此而傷後母心。』及淑人蔣來歸，憐女甚，而淑人終不以女舁蔣，卒主鮑氏盟而字之。鮑大父司徒公故廉，無厚產，婿世延亡其母，淑人大以爲虞，及女既昏，猶相依旁舍，時有不足，咸仰給淑人。及介婦來，淑人視冢介，猶伯仲也。晚年，益善視冢婦，恒以疾苦相勞，懼其不永年。疾幾終，必俟冢婦至，乃瞑。至爲諸孫納婦，拊之如孫。仲孫病迷，而仲孫婦獨持戶，歲有常糈，淑人閱焉，代其憂，即薪水米鹽，莫不時其乏絕。嗟呼！里中所不足者，非財用也，顧安得如淑人慈。」家大人首應之如嚮者。

越姬何爲？家大人妾，事淑人四十年，則扶疾出中門，匍匐几下，痛哭曰：「妾少無狀，無能奉淑人驪，里俗操妾婦若束薪，什九不免，淑人幸寬妾，往往棄舊過而與更新。及伯仲皆受室，乃始異宮，而淑人益親妾。辛酉疾幾殆，甲子亦如之，淑人納伯子言，則以家乘授妾。比來，妾嬰未疾，人或以斯疾而有後言，淑人依然與妾，俱不爲動。往者疽發背，妾且殊，淑人色憂，泣爲之下，以是益多淑人長者，即以手足視妾，無他腸。吁嗟！嗟乎哀哉！淑人往矣，妾第從之俱往，無憾也。」家大人曰：「信。」

諸男女僕叩首曰：「淑人蒿目而憂人之憂，豈惟是宗族鄰里鄉黨，諸男女僕有疾苦必以告，有患難必以告，貧乏必以告，輕者庾出餘粟，篋出餘布，甚則徹月奉貸之，即不能償，置勿問。蓋數十年如一日也。」

家大人曰：「嗟乎！淑人之自女而婦、而奴、而母、而姑、而王母、而主母，帷內外徵之，即疏屬無間於所親，其言具在是，可藉手以胥信史，孺子志之。」不孝唯唯。

〈先府君狀〉²

孤自尙書郎請告以來，骨肉幸無大故，哭泣不及帷簿，總功不及揮櫛，歷二十有五年，衍衍然二親，寧百順遂矣。戊寅八月，始喪我先淑人，于時先府君屬孤狀之，得請卹如令典，都人士以爲希覲，榮且殺哀。先府君直以老而不偕，哀未殺也。踰年而喪曾孫，當戶踰月而介婦暴亡。八月，諸子道耆未室而殤，烈女方死其難。十月，喪我叔父十府君。先是災在剝膚，迄今則手足戚也。十二月，喪我從叔父十一府君。三府君竝以甲子生，鼎足夔矣。又明年六月，喪我吳氏叔。先府君故急，叔最驪，故其喪從弟，猶之弟也。喪內弟，亦猶之弟也。八月，喪寵人何。先府君故彊，季年可當盛壯，寵人去側，於是乎始鰥，蓋遞死遞哀，哀而傷矣。九月當戶，同母弟又殤，皆嫡孫無彊婦羅出也。是月，次孤道貫始舉庶子，無央，先府君賴少安，神駸駸其將王。歲杪，則無彊蒙內難，羅伏其辜。先府君咄咄而恚自傷，持無彊日夜泣。先是孤遞病，先府君遞憂之。次孤遞病則憂，冢婦蔣病則憂，長孫無擇病則憂，憂未歇也。歲首無彊病幾殆，大以爲憂，因而不寐者累旬，神益憤憤。七月丁丑，末疾大作，至八月庚子而殊。吾宗長老率諸親戚閭里徧走，羣望禱者千人，羅拜藜祠下，皆曰：「長庚翁長者，人願各損三日以益翁壽，可增十年。」無已，人各損一日以益翁壽，可增三年。凡二挾旬。其日庚戌，竟以子之半即世。嗚呼哀哉！既帷堂中外視嚮者少損，上之失弟一、從弟一、內弟一，下之失妾婦一、子婦一、諸子一、諸子婦一、孫婦一、曾孫二，蓋先先府君而無祿者十人，臨者相嚮而哭失聲，即倍嚮者不啻也。

相者謂先淑人之喪，則以先府君之在堂也，孤狀矣。迺今國有成事，將胥後命，

² 汪道昆，《太函集》（萬曆刻本），卷44，頁6b-13a。

以圖厥終，願輟哀狀之。無將曰：「先母而後父。」孤稽顙受命，就筵几而痛哭曰：先府君有生，則王父母竝受譽命，孤既爲王父母狀，作者李于鱗志之，其言在也。其有儷也，則先淑然生有封，而死有卹，孤既爲狀，作者王元美爲之志、許維楨爲之碑，其言在也。先府君始及艾，就養京師，其時同朝同籍同鄉諸君子，稱壽者無慮數千百言，而方中丞定之爲倡，其言在也。其及耆也，孤受疆事，則述先府君之概，而乞言於海內諸交遊，其時稱壽者無慮數千百言，而吳昭陽明卿爲倡，其言在也。及孤入佐邦政，先府君居老於家，孤奉使行邊，無能爲壽，其時中外稱壽者，無慮數百千萬言，而元老江陵公首惇而先鳴，王廷尉、許宗伯竝起，其言在也。乃今將及耄也，不孝兄弟聚首而謀禮，稱耄耄期頤，則齒以什迭進，世之爲壽者，壹以此爲程期，非古也。且也人子喜不勝懼，直將以日爲年，假以松柏岡陵，即比日而壽可也，比年而壽可也。日何必初度，歲何必取盈。家大人以甲子生，歲更始而玄枵在次，藉令以癸亥爲紀獻歲，端月當告存。不孝將庚乞言爲大耄壽，願如陳事，述家大人之晚節，爲先譚仲詰伯兄。

先譚則何也？不孝則以家大人爲高門之自出，其未妊也，巫方業已預言之矣。徵于吳大母，舉家大人於中年，擁護百至。家大人生而魁岸，薄爲儒，長從王父東游，復薄爲賈。日習技擊騎射，將以良家子待起鷹揚，王母亟召歸，而母終不以掌中隋侯博肘。後上將軍印，會王母疾歸，問禁方，適方士言神仙，則事神仙者餘十年，所既欲檄福後世，孳孳治形家言。不孝始學《幼儀》，輒程督不孝學《禮》，自言生平務吊詭者三事，其一慕不死之藥，逝將乘白雲而游帝鄉；其二挾圭測以中堪輿，希儻來者以爲必得；其三則吾汪系出越國，徙千秋里者四百餘年，累世著田間，冠獨以側注冠，吾胄子即無似，彊授一經以亢吾宗。三而一詘焉，神仙是已，茲兩者吾日幾幾望之也，庶不負吾。

家大人少挾倣儻，而命賢豪，既貴乃折節爲讓。少工技擊，遇私鬪輒卻步不前。少工短長，遇惡聲輒揜耳走。少從吳處士洋習醫，處士國醫也，家大人得其一體，起死者數十餘曹，閭里無老少疏戚，率倚家大人爲命。處士死，則以故業授處士之子橋若內弟潛，兩人者大行郡中，多所全活。家大人猶諄諄申戒之也：「藥無當于司命，生死比之，善則膏粱，不則鳩毒，惟所用之耳。老夫耄矣，與其鬻技而賈遺憾，無寧藉手。」兩生由是不復言醫，而問藥者猶接踵。

至少習騎射，喜談兵，嘗受陰符、陣法、遁甲、風角諸書，其術多秘。不孝在事，則驛而授之行間，及聞戚都護平東南，以節制勝，翻然改曰：「此堂堂正正之所爲務也，惡用奇。」由是肱篋而焚諸書，不復言兵事。

不孝少耽鉛槧，家大人日討而訓之：「大匠任繩墨，其次斧斤，其族剗，孺子一何細也，舍清廟而務雕蟲。」及聞江陵公與不孝言：「司馬以多文著矣，願進于是，其以經綸爲黼黻，文不既多乎！」家大人三歎而旨其言。其言經世者所爲，國華在是。已，道貫好古而癖，重購二代遺器，若諸家法書，家大人亟屏之：「胡爲乎以耳視爲口實，即禊書孰若鳥跡，郃鼎孰若汗尊。貴異物而賤用物，非先王法！」

家大人受王父居室，務完繕增，固無建置，無更新諸器用，務傳子孫，無雕鏤

刻畫。居常攝敝衣、曳敝蹤，無所芬華。不孝遞以文繡薦之，或貨而益封樹、拓田廬，或篋而幣賓客，弗御也。既而以襲衣進，固請御之，家大人艷然曰：「而翁得道于老氏，故能敝不新成，生平薄萬石君，毋庸湔浣勤子舍，矧鮮衣也？」

王父故豪于酒，家大人亦以酒豪。比中年，乃絕旨酒，日進斗者什七八，視昔酒而薄有加。及不孝歸侍，夕飧必盡三升，而更進一，即度閤。或失鉞刀匕，或失和，未始不饜。家大人富精神，中夜輒起治書。記往歲先淑人坐便坐，家大人自西圃歸，先淑人諷曰：「翁春秋高，所不足者非蔬食菜羹也，何哉寧必戴午日行夏畦，而後能望翁腹邪？翁休矣。」家大人敬諾，由是不問家，獨陰樹德以筮後人，垂老不倦。春社，必市生螺若干石，放深瀕中。凡畜鳥、昆蟲，得之罽弋網罟者，不之市而之家大人所，即不給，必得當活之。南鄰殺牛，去吾舍三里而近，牛脫縛奔吾舍，屈前兩膝膝家大人前，家大人市而飯之藜林，踰五年死，瘞其齒，里人歎曰：「長庚翁陰德故饒，異類格矣。」斯其晚節之較著者也。

政府之尊踰等，何敢更檄一辭，宗伯爲肺腑親，庶無難色。往年廷尉得師入道，則自掩關，遺不孝書，自今業已墮管，城族毛穎，獨留一雋，待命公家，以此而抵二名家，宜如嚮者。仲曰：「未也。古者內稱不避，如之何遺高義，而更僕瑣瑣爲？王父贈司馬公操下嗃嗃，家大人有子長矣，有過輒杖之庭。家大人山立而矢行，蒲伏受杖，無作意。王母淑人病肺久，率倚辦湯藥，而終天年。里俗庶瘠而嫡肥，有分割則嫡爲政。家大人，兄也、嫡也，顧由由自下，終世無違言。始將以說輶敗輿，則內嬖用事，輒近歲善，相日不失先淑人驩。家大人受祿養者三十五年，儋爵者居半。嘉靖辛酉，伯氏最襄陽，誥封父良彬中憲大夫襄陽知府。隆慶辛未，伯氏由四岳上程書，誥封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著爲令。明年，上即位，覃恩誥封父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，貴重矣。何論郡中堇堇，即寓內可多得哉？顧出入與眾庶同，惡衣食與廝養同，卒然遇之，不測其爲家大人也。孝友恭儉，醇厚人倫，此其鉅首者也。」

嗟乎！不孝所陳，則近事也。言近，故其說長。仲氏之所舉，則平生也。舉其平生，則作者習聞之矣。于時將分道紹介，東入吳，北入燕，而未發也。嗚呼哀哉！先府君已矣，自大火而次孟陬，不及五舍，薄其藩而蹙之步，其天邪？人邪？嗚呼哀哉！先淑人之棄柩椁，昭穆房皇具在，即天年少縮，而家步故舒。先府君後先淑人者三年，恫瘝憂戚，備嘗之矣。蓋獨當其阨，何有于三年，生我劬勞，斯其罔極。孤直將銜之五內，籲之九天，爲拊膺、爲泣血、爲擗踊、爲號咷，又安能爲狀也。相者聞孤哭聲，則述之以告有位，皆曰：「二孤縱縱當事，殆難爲辭，徵諸疇昔之言，即無狀而有狀矣。」相者又曰：「日者東首，始遷庭內聚哭，始復門內親哭，始舍舉宗畢至而哭，始歛。外姻至而哭，始殯。通家至而哭，在堂則尊。而有土者、有爵者、有齒德者、親而有知交者，即位而哭。畢而受廬者、受田者、受糈者、受賑者，負者、販者，游食者，緇者、黃者、誦義者、嚮利者，欲報之恩而無繇者，即序而哭。遠而素車至者，望鄉而哭。近則行道之人，望門而哭。其言纒纒而盡，其聲嗷嗷而悲，祝史識之，凡是皆狀也。要以雜而越，無間于二孤之言，狀且矣。」凡諸

子姓婚媾，備先淑人狀中。道貫繼室，以方府君命也，無擇，始舉子，當時易名祖咸，次舉祖豐，法得併入。

〈家大夫述〉³

先大父蚤不宜子，中歲家大夫始生，甚珍之，不使干仕。稍長，從大父受賈，以鹽筴豪吳越間。家大夫不喜操利權，遂罷賈。

少有臂力，習兵。會詔開武學，籍名諸生。大母吳諱言兵，尋又罷去。

家大夫生而頎美，儻然若神仙中人，於是喜言神仙，日延方士求不死之藥，卒無驗。其後，遇碣石真人，盡得其術，赤銅可化為金。一夕，土釜作雷鳴，亡其藥。家大夫則以居廬而求大藥，故不成。又大父母春秋高，終不得入山卒業，會大父母多病，家大夫日侍湯藥，遂罷其業。

業醫既成，鄉里窮乏者，多所全活。既而曰：「吳非鬻技，直欲以技活人，設有不精，徒令一人不得其死，即活千萬，無為也。」自大母即世，不復言醫。

其材能高，旁綜百氏，無不淹貫。往不肖官武庫，數從諸郎攻古文詞，家大夫雅以為言：「孺子幸居闕下，服事司馬舍中，上之稽考先朝故實，若名公奏議，可以為後事之師；下之習司馬法，察將士能否、邊圉堅瑕，可以當一面之寄。不此之務，而工無益，異日幸而在事，無寧賦詩退虜邪？」

家大夫家食幾二十年，絕跡不入城市，生平英氣勃勃，睚眦不受於人。及不肖入官，顧獨折節退讓，里中無諍語。辛酉，不肖上郡最，始封父為中憲大夫、襄陽府知府，母胡為恭人。又明年，家大夫杖矣。母以悃德顯，齒與之偕，其於家大夫則孟光，於不肖則文伯母也。

³ 汪道昆，《太函集》（萬曆刻本），卷 85，頁 4a-5a。